

## 书人书话

## 生命的瞬间

□墨白

距2002年出版诗集《醒来》十年之后,我终于看到了晓雪这部《落羽翩翩》。诗集分“心底的尘埃”、“季节的引诱”、“在路上”、“意象之外”四辑,这些诗作真切地呈现出曾经触动了作者在生命的瞬间感受到的最为隐秘的精神历程。

“作为女性诗人,我更愿意写作为一个女人直觉下的真藏感受。写日常的生活、写内心世界的柔软,还有切近青春肌肤的温度。在个人感情、欲望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晓雪这些写在后记里的话,被她在《落羽翩翩》里得到了切实的呈现。你看,她写思念:关于对你的记忆/疯狂地一一涂抹在我/漂浮的苦涩里(《那个夏季的远方》)。她写情感的表达:给你写封信吧/我们不说别的/就给你写一封比雪花更轻更白的信/白到一纸空文/这样好吗(《雪花信笺》)。她写爱情的降临:感谢你的馈赠/把一束光放在我/寂寞的桌上(《爱的预感》)。对无形的精神状态的传达不但精确,而且绝妙,同时又是那样的强烈,强烈到读这样的诗句能使你的手发出微微的颤抖。把一束光放在我/寂寞的桌上,这样的画面,使我想起了梵高,想起了梵高的画,那幅《播种者》,诗人的诗句里的那束光在《播种者》里幻化成阳光,土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被那灿烂的阳光所照耀。我们再来看她写爱情的现实: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一个人慢慢睡去(《爱成往事》)。一句简单到静止的诗句,却能丰富至闪亮着无数星斗的夜空,丰富至在波涛汹涌过后终于平静下来的辽阔的海面。那间被橘红色所弥漫的房间无论你怎样去想像,都不为过。她写因爱而产生的幸福:我的泪水决堤/我的泪水蘸满幸福纸/你肯定也像我一样/从不知道/完美的结局也会让我如此难过(《完美结局》)。在这无法描述的幸福里,上帝赠予的光再度出现,诗人的语言,把出现在生命中一瞬间的无形的精神,赋予了明晰的形象,然后置放在我们视野下,那光穿过灰厚的云层或者幽暗的丛林,照亮了我们的眼睛。在《落羽翩翩》里,诗人对生命瞬间里的精神现象的表达准确而富有想象力,让我们在无法挽留的生命与时光里感受和享受思念的痛苦或者爱情到达时的精神事实。

晓雪在《落羽翩翩》的后记里还说:“每个人都会赋予自己文字一些独特的味道,而我的文字里,只有生活细节的真实,还原真实就是我的味道。”不错,在我们看到的渗透了咖啡或者玫瑰气息的诗行里,我们确实感受到了那来自诗人肺腑的气息,哪怕是一些坚硬或者古旧的东西。你看,她写石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说话/对你静静地承诺(《石头的语言》);她写青花瓷:一袋清辉/沿花的经脉/在暖昧与清醒之间徘徊(《青花瓷》)。这些静态的物质,都被赋予生命,那么,那些动态的或者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和自然呢?空气似乎有些伤感/我看见树木的枝叶都在碰撞/他们努力地成长/以便抚摸到对方(《纬一路上的雨》)。她这是单单写雨吗?不,诗人赋予雨象征和隐喻。仅仅一杯茶的工夫/岁月便老了/一样的叶片平躺在杯底/微微泛起暗哑淡绿(《茶里的时光》)。她这是单单写茶吗?不,诗人赋予茶以流动的时间和充满血肉的生命。一个人说再见之前/另一个人已甩手离去/那块老地方还在/那棵树依旧站着(《再见之前》)。这单单是写生与死吗?不,我们在诗人这些平静的诗句里,感受到的是像大地一样巨大的孤独。一定有比这个夜晚/更孤单的凄凉/或者比这个秋天/更冷清的风景(《开到绝望》)。当面对绝望时,诗人又用真实的夜晚和秋天来引导我们进入虚无的精神世界。

《落羽翩翩》里的诗作,显现出诗人特有的女性的细腻,让读者感受到了生活中那些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细节,用使文字呈现在生命的瞬间得到的感悟,是晓雪诗歌艺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

读晓雪的诗,使我想起她发表在2002年第3期《诗歌月刊》上那幅犹如《蒙娜丽莎》的照片,在苍老长满青苔的石墙前立着的那个女子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是的,犹如鲜花,因为你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到阳光。现在,我通过她《落羽翩翩》里的诗句,再次感受到了从她那瀑布一样的长发里散发出的青春气息。

一个喝茶的地方

## 瓦库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我们常能看到一些凶残的地主婆,一面拿缝衣针戳可怜的丫头,一面虚伪地吃素念佛。因此根深蒂固地认为,吃素的女人都是坏人,因为她坏她才要吃素的,好减轻一些罪孽呀。况且穷人那么穷,都快饿死了,还讲究什么荤啊素的,有得吃都是好的。

今天茹素的涵义当然是完全变了。前些日子在电视里看民工进城找工作的专题片,熙熙攘攘的劳务市场里,男男女女女人头涌动。颇具视觉冲击力的一点就是,女民工们,肩着扛着提着大包小包,铺盖装在尿素编织袋里,吃着干粮凉白开,却有为数不少的人,都是胖的。当然了,她们是不吃素的。

现在我周围茹素的女人越来越多,对城里女人来说,茹素已经可以算得一种时尚。但在我看来,茹素的女人也要有一定资格,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首先你身材要够苗条够美丽,皮肤要够白净够细嫩,若是生就粗拙黑糙,装什么样子、吃什么素呀。

你的物质生活也要够富裕,可以尽量多吃水果巧克力,才不至于因营养不良而面色灰黄,皮肤干涩。

你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曰身份。你的领子得是雪白的,至少要坐带中央空调的写字楼。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推销保险的,哪怕钱再多也不行。做教师也不行,有半体力劳动性质。怕吃不消,当众晕倒啊。

茹素的女人看上去清瘦、洁净,楚楚动人,人见尤怜,的确有战

## 名家新篇

## 茹素的女人

□莫小米

编辑,名声在外,是不吃请的,谁请她谁就是难为她了。因此她处理起稿件来,标准格外简洁,绝无鱼翅海参龙虾以及其他荤腥的影响,只受老百姓利益老百姓意愿的影响,老百姓意愿从不过分,老百姓的意愿是纯素的,她乐意接纳。

宗教的茹素,与清心淡泊有关,今天社会时兴的茹素,与清心淡泊倒是无关的。茹素一般讲是为追求更美更新更高的生活状态,因此今天的茹素,对自己意志毅力的要求也更为苛刻。懒懒散散的女人、邋邋遢遢的女人、懵懵懂懂的女人,看见过有茹素的吗?没见过。

要堅持真正的茹素是很难的。因此就有许多既让人感觉是在茹素、又宽容人的嘴巴肠胃的茹素法。比如奶素——可喝牛奶;蛋素——可吃鸡蛋;肉素——除肉类之外其他都可进食(呵呵,这哪里还算得上吃素?)……

与男人的喜欢求异不同,女人若崇拜另一个女人,她会很盲目地学另一个女人的样,包括衣着、发式,甚至语言、行为。有段时间,我家与女总编辑家雇的钟点工是同一个人。一天钟点工来我家时对我说:我也开始吃素了。我一惊,想立即劝阻她,但怕她是出于信念,只好委婉地说:那你可要当心身体啦。我心说,这么繁重的劳动,每小时几元钱的收入,你吃得起素吗?还好过不多日,她来对我说:我已经不吃素了。

听到有关素食的最精辟言论,是在杭州最纯粹的一家素食馆,问那青衣素心的女老板:可以容忍鸡蛋吗?不可以,她说,鸡蛋是会作祟的。哦哦,难怪在她的人以聚餐的餐厅里,座无虚席却又清风流水,没有半道喧哗的菜,没有半个作祟的人。

我并无意吃素的人越来越多,我只指望作祟的人越来越少。

聊斋闲品

□蒋殊莉

## 不做学者

近来读《中国文学史》,无一例外地发现历史上竟有这么多饱学之士曾在科举的道路上栽过跟头。细数历代文人,如归有光、徐渭、汤显祖和蒲松龄等。

他们大都在文学艺术上卓有建树,不仅有深厚的学识,而且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尝尽世间冷暖。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却在科举的桎梏下低声长吟,固执地长歌当哭。然而他们并没有像范进中举那样为功名利禄丧失血性,也没有像庄周那样置身于法度之外,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王国维殉清跟张国荣的早逝一样,赚尽了世人的同情,却丝毫不减世人对他们的美誉。

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一个共性,清高孤傲且自尊自负,清高地不沾染人间烟火、市井气息;自尊地不与世俗为伍。要么放浪形骸,要么在儒释道的维度里举步维艰。徐渭一生在佯狂与真痴之间流连忘返,自杀九次未遂,他自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大有直追雪芹之势。而“临川四梦”亦让汤显祖在杂剧世界里大放异彩。

在中国,知识分子们大都以安乐道自居,古有陶渊明,今有朱自清。而如今国民素质在飙升猛进的同时,人文素养亦有逐步提升。就这样,以往那些有志于各个领域的藏龙卧虎于凡夫俗子之间的“真名士”,他们那种不卑不亢,不媚俗不张扬,不怨天尤人的气质却再也无迹可寻了,而淡泊自守中的那份悠然自得的神态更是早已不见了踪影。

最让我钦佩的是,生活中的那些好学者,他们虽非学者,却拥有海纳百川的广袤胸襟,富可敌国的满腹学识,他们为人处世厚薄有度,浓淡相宜,也不知为这清冷孤寂的人间增添了多少诗意!

人与自然

□盛文强

## 夜钓者

夜钓的渔人在船上隐住身形,在夜晚,船和人都不可见,钓竿和钓线也融于黑夜。海面上孤悬着一点亮斑,那是夜钓者在抽烟,这一点明火证明了他的存在,同时也吸引了无数飞虫。他左手拿下烟,搁在船头,扬手扑打飞虫,而持竿的右手却纹丝不动,钓丝在海面的切口也未能偏移,照样在原处和水面保持胶着状态。

鱼咬钩时,他扬手提竿,把鱼甩出水面,他在黑暗中看到鱼身上裹挟的一片水光,劈手把鱼攥在掌心,嘴里的烟火丝毫都没有移动,鱼钩再次回到水中,在看不见的深渊里缓缓下沉,这一切都在夜钓者的预料之中,他的意识也随着鱼钩深潜到水下,引导着鱼钩躲开水草和暗礁,安然悬在水中,做完这一切,他才长出一口气,在船头端坐下来。

鱼钩早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游弋在无尽的黑暗深渊之下。

这是初夏的海上之夜,一夜之间,暖风吹彻,即便是在深夜,他也感到风中起了细微的变化,吹在手背上忽然有一阵微温,浑身的血脉开始解冻,像大潮一样汹涌流动,不由得令人暗暗吃惊。抬头望,原来星斗已在暗中偷换,南天之上,角星和亢星光华大炽,照耀着海上的一人一船,仿佛古往今来的海上只有这一人一船而已,四外是无边的大水,鱼出水,也带着满身星光,疑是星宿落水的化身,鱼迸发,光华便黯然消退,渔夫轻叹一声,却原来,流年已随着鱼鳞上的星光而长逝。

那天一早,我从街上走过,正逢夜钓的渔夫回来。临街的院门大开,渔夫的女人蹲在木盆前洗鱼,她将在早上把鱼拿出去卖。此刻,渔夫的侧影显在窗户外,正端着饭碗急拨筷子,碗沿不住走高,饭毕他就要躺下大睡了,直睡到日过正午,才起身出门去闲逛,走到街上与人对弈,傍晚才回。

我羡慕渔夫的夜钓生活,岁月安然,他的谋生之道取之于自然,他百年之后也将归于尘土。后来,我在城市中穿行之时常常想起这个夜钓者,看到他唇间的烟火和落在窗户上的狭长侧影,耳边又响起他潮湿的衣袖蹭在墙角及门框的浊音。